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(八)

明 代 史
(四)

余东亮 主编

目 录

离经叛道的李贽	员
前后七子	愿
吴门画派	愿
《永乐大典》	愿
汤显祖的《临川四梦》	愿
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问世	猿
利玛窦与早期西学东渐	獠
吴宗显、樊尚义军接踵而起	獠
徐鸿儒起义	獠
荆襄流民起义	獠
河北农民大起义	獠
陕北饥民遍地起义	獠
明军在陕西的大屠杀	獠
放羊娃出身的闯将	獠
攻克洛阳	獠
大战中原和统一湖广	獠
明与李自成朱仙镇之战	愿
李自成汝州之战	愿
李自成攻取京师	愿
埋葬朱明王朝	愿
功败垂成	愿
荊阳大会	愿

奉天玉和尚	卷四
李自成的归宿	卷四
张献忠部第三次入蜀	卷四
张献忠攻陷襄阳	卷四
“清歌漏舟，痛饮焚屋”的弘光政权	卷四
左良玉东犯	卷四
明军兵败萨尔浒	卷四
熊廷弼功罪	卷四



离经叛道的李贽

李贽，字宏甫，号卓吾，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。他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（~~1526~~年）。李贽的祖宗几代都从事航海活动，经常到日本、琉球和南洋各地，最远到亚洲西部。李贽的二世祖李骛（~~炸~~奴），在明太祖洪武年间，奉命远航西洋^①，娶色目人^②为妻，就信仰了回教。李贽的祖父、父亲都是回教徒。李贽本人，也信奉过回教，后来又相信佛教和道教，其实，从他的思想深处来说，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。

李贽在童年时代，跟他的父亲李白斋读书。父亲教他读书诵诗，教他学习礼节。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写了一篇《老农老圃（~~蕭~~普）论》。在论文里称赞孔子的学生樊（~~樊~~迟）迟，说他愿意学习老农老圃，有隐居的高尚志气，同时讥笑孔子，说他不了解自己的学生，反而斥骂樊迟为小人。这种论调，同传统的说法不一样，显出李贽的思想从小就很平常，不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。

李贽幼年就养成倔强性格，对什么都不大相信。他说，“予自幼倔强难化，不信学，不信道，不信仙释。故见道人则恶，见僧则恶，见道学先生则尤恶。”这种“三不信”的态度是很宝贵的，说明李贽幼年就不盲从，不迷信，不肯崇拜偶像，敢于独立思考。

李贽看不起当时应科举考试的读书人。他读朱熹的《四

① 明时指今文莱以西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。

② 当时泛指西域（今新疆及以西地区，远至东欧、北非）各族。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彭鄧与成聘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

书集注》等书，读不懂，不知道朱熹究竟讲些什么，不了解朱熹的话里究竟有哪些深奥的道理，所以感到很苦闷。要不读吧，那又有什么可读的书呢？考科举就得读这些书呀！最后，他想通了，他看穿了科举的把戏，原来科举正是要人照抄朱熹的话。他嘲笑地说：“科举么，这简直是开玩笑。临场只要抄抄书，蒙混一下就行了。主考官难道个个都能精通圣贤的思想么？”于是，他就挑选了当时最流行的八股文许多篇，每天读熟几篇，读到临近考试的前夕，已经能够背诵五百篇了。他说：“这样就行了。进了考场，拿到了题目，只要会做一个誊录生，一定可以考中。”果然，他在二十六岁那一年（~~1526~~1527年），考中了福建乡试的举人。

李贽从三十岁开始，为了解决生活问题，做了二十年左右的官。他做的官，都是一些冷官（禄俸微薄，公务不多），如教谕、国子监博士、礼部司务^①，等等。名为做官，生活还是十分贫困。但是他并不嫌官冷而不做，相反的，却利用做冷官的机会，努力学习，追求真理。

李贽最初做河南共城（现在的辉县）教谕。教谕就是县学的教师，是冷官。李贽认为共城是一个学术上的胜地，宋朝的学者李之才在这儿做过官，宋朝的另一个学者邵雍也在这儿读过书。因此，李贽希望能在共城好好地学习一番，求得真理。共城有座苏门山，山上有一个百泉，当年邵雍居住的安乐窝就在百泉之上。李贽就天天到百泉去游览，自称为百泉居士。但是在共城一住五年，“落落竟不闻道”，学习上并没有什么收获。

① 礼部是主管国家的典礼、教育、考试等行政的中央机关；司务是普通办事人员。



明代史

酉癸卯年

嘉靖三十九年（~~嘉靖~~三十九年），李贽又调任南京国子监博士，国子监博士，是都城国学的教师，也是冷官。李贽到任才几个月，就因父亲去世，回家守制^①。三年守制期满，~~嘉靖~~四十年，李贽又到北京候差。候差十个月，钱用光了。只好教书过活。又过了十个月才候到差使，原来还是国子监博士。可是真不巧，没有多久，他的祖父又死了。李贽就在共城买了几亩地，让他的妻子黄氏带着三个女儿，留在当地。他只身回泉州料理丧葬。共城那几亩地，没有水灌溉，收成很坏，一年只能收一些稗（~~遭~~稗）子。他的大女儿是从困难的生活里长大的，也还对付得过。但是他的二女儿、三女儿年幼，受不住困难的折磨，先后生病死了。明朝政府派人散发粮食赈济饥民。负责赈济工作的邓石阳是李贽的朋友。邓石阳听到李贽家眷贫困的情况，派人送了些银子来。李贽的妻子把银子分一半买了粮食，分一半买了棉花，纺纱织布。就这样，勉强维持了三年的生活。李贽在泉州住了三年，思念远在天涯的妻子和女儿，就来到了共城。进了家门，看见了妻子，非常高兴。一问起两个女孩，才知道分别后几个月，都因饥荒死了。他的妻子说到这些情况，泪流满面。那天晚上，李贽和妻子秉烛相对，三年的往事，一一涌上心头，正像在梦里一样。到这时候，他自己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他深深感觉到一个普通妇女的这种感情是真实而可贵的，同道学家的矫情自饰是不同的。道学家明明知道肚子饿了要吃饭，却硬说“饿死事小”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（~~嘉靖~~四十五年）李贽重回北京，补了礼部司

^① 在封建时代，凡父母去世，做官的一律要回家守丧三年。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李贽是那颗最亮的星。

务的官缺。这也是一个冷官。有人对他说：“礼部司务官的穷，比国子监博士还胜过三分。你喜欢过穷生活，什么地方找不上，偏找上这个礼部司务！”意思是讥笑他不识时务。李贽傲然地回答说：“我心目中的穷，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。”我认为，最穷的就是听不到真理，最快乐的就是过着自己感到有趣的生活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奔走南北，只是为了生活，但是把追求真理的念头淡忘了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北京是天下人才集中的地方，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求朋访友，追求真理。”

他做了五年礼部司务的官，开始接触当时流行的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（~~员外郎~~）的学说。他同泰州学派的学者赵大洲来往，听赵大洲讲学，深入研究泰州学派的学说。这五年中，李贽在学问方面收获很大，他自己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说：“五载春官^①，潜心道妙”，说明研究工作的专心致志。

接着，李贽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^②，这一次一直做了七年。在这七年里，李贽经常从事讲学活动。同他来往的学者有耿定理、焦竑（~~深~~）、王畿（~~几~~）、罗汝芳等。他还同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来往，拜王襞为老师。这七年中，李贽对泰州学派的学说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，接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。他对泰州学派的学者十分佩服，称颂他们是“真英雄”。

十几年的冷官生活，锻炼了李贽。他不怕穷，不怕苦，一味的追求真理。特别是对泰州学派学说的钻研，使李贽本

① 礼部的官，称作春官。

② 刑部是主管司法的中央机关；员外郎系一般官员。





明 代 史

配製附錄卷一

人，也成为有名的泰州学派的学者，给后来的反道学思想打下了基础。

明神宗万历五年（~~1577~~年），李贽五十一岁了。那一年，李贽从南京刑部员外郎，调任云南姚安府（治所在今姚安县）知府。他把女儿留在湖北黄安县（今红安县）耿定理家里，自己带着妻子去云南上任。临走的时候，李贽和耿定理约好，三年知府任满，有了衣食之资，再来黄安，同耿定理一起，共同研究学问。在李贽的思想里，做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，研究学问才是归宿，说明他对封建社会的官场生活是很厌恶的。

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。李贽在那儿做知府，法令很简单，很明白，各少数民族因此都能相安无事。李贽常常不在官署里，而在佛寺里办公，公事桌旁边，坐着一些有学问的和尚。公事办完之后，就同和尚讨论佛学。这种做官的办法，同一般官吏很不相同。另一位泰州学派的学者罗汝芳也是这样。罗汝芳不但在佛寺里办公，而且在审理“盗贼”案件的时候，常常不判罪，还把官府的财物送给那些为生活所逼，铤（~~贽~~）而走险的人们。罗汝芳把枷、杖、镣、铐等刑具烧掉，说：“治理老百姓，依靠这一套东西，那是最恶劣的办法。”

李贽在姚安做知府，一转眼就将满三年了。照例，三年任满，没有过失，可以升官。李贽治绩很好，升官是没有问题的；但是，他却对官场生活十分厌恶，再也不想做官了。距离三年任满还有两个月，李贽把公文理好，把府库封好，向上司辞职，携带家眷离开了姚安。上司不准他辞职，对他说：“再过两个月，你三年任满了。准备把你的治绩上报朝

缘



明 代 史

酉 癸 卯 年 春 刊

慨和愤激说：“我就因为受不了人家的管束，受尽了磨难，一生倒霉。即使整个大地全是一块墨，也写不尽我的磨难，写不尽我的倒霉。”

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，李贽的一生不得志是注定了的。他自己发现，做官的人性情彼此都差不多，就是他自己同人家不一样。于是他十分惊讶地说，“天何生我不祥如是耶！”他说：“大概读书做官的人家，意见总是差不多的。拿我的见解去反驳他们，要不是把我当作狂人，就不免认定我这个人是该杀的。”这里，李贽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，看到了自己同封建社会不相容的情况了。

原来封建社会的富贵荣华，道学家嘴里的仁义道德，全是用老百姓的血泪造成的。李贽作为泰州学派的学者，关心人民的生活，同情人民的苦难，就一定要反对统治者摆下的人肉筵席。这就无怪乎他到处同上司抵触了。读书做官的人是一帮。李贽并不同流合污，这就必然被认为狂人，认为封建社会该杀的叛逆。

在行为上，李贽不愿受封建社会的管束；在思想上，他又处处同统治者对立。从云南姚安府辞职归去的时候，决心不回本乡，宁愿漂流异地，目的是为了摆脱地方官的管束。这里有一件小故事，很能说明李贽当时的想法。

李贽的朋友邓鼎石初到黄安做官，写了帖子到李贽住处拜客。李贽不得不回他一个帖子。可是回帖的署名该怎么写，却不能不费心思。写“侍生”罢，架子太大；写“治生”罢，又自找束缚。想来想去，最后，想出四个字来，倒是好字眼，这四个字是：“流寓客子。”即称“流寓”，表明自己是有思想有学问的人，像过去的白乐天、苏东坡那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彭彭与战战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

样；称“客子”，就是说旅寓的人，或去或住，时间或长或短，都不可知，当官的要来管也管不得了。

李贽极力谋求摆脱封建束缚的强烈愿望，从这“流寓客子”四个字里，不可抑止地表达出来了。

万历九年（~~1571~~年）的春天，李贽从云南回到湖北黄安，就同耿定理住在一起，开始过“流寓客子”的生活。

李贽住在耿家，并且教育耿家的子弟。李贽在教育上主张发挥小孩子的自由精神，不要用封建的道德、礼教去束缚小孩子的天真。这一点，他的看法同耿定理是一致的。但是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，是一个大官，又是一个十足的假道学，思想同李贽完全是两回事。耿定向心里想发财做官，却满口讲仁义道德。他要把这虚伪的一套强迫李贽灌输给小孩子，李贽当然不肯。这样，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。

李贽最看不起耿定向的，是何心隐被害的事。上文已经讲过，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有名学者，一生为反对封建统治思想而斗争，终于被明朝政府杀害。耿定向本来同何心隐是好朋友。何心隐被捕被杀的过程里，武昌上下数万人，都为他呼冤。统治者把何心隐的罪状张贴在武昌的大街上，围着看的人都愤愤抱不平，说罪名是强加的，有些人甚至大声唾骂，不愿看那张罪状。何心隐在狱中的时候，耿定向在当时是有力量营救何心隐的，但是他怕犯嫌疑，不敢沾手。耿定向常常自己吹嘘，说做人要有“不容已”的精神。所谓“不容已”，就是合乎正义的事，不管有多大困难和危险，都不容许停止不做。李贽尖锐地批评耿定向说：“在救援何心隐的问题上，难道你有一丝一毫‘不容已’的精神么？”李贽

愿



看穿了耿定向言行不一致的假道学的丑恶面目，十分鄙视他。

这些，是两个人思想的根本分歧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李贽在耿家住下去是很勉强的。万历十二年（~~1604~~1605年），李贽的好朋友耿定理死了。第二年，他迁居黄安的邻县麻城。他派人把家眷送回泉州，一个人住在麻城的龙湖。他写信给耿定向，向耿定向告别。他在龙湖还写了许多信批评耿定向。其中有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《答耿司寇》，在信里，李贽同耿定向展开了辩论，严厉批评他的假道学，揭露他的丑恶面目，指出他的“不容已”是假的，他说的“仁义道德”也是假的，何心隐的被杀，耿定向要负一定责任，把耿定向批评得体无完肤。当时，耿定向是大官，担任刑部左侍郎，独喜讲学，独喜吹嘘“不容已”。李贽讥笑他说：“你我同是差不多的。一样的喜欢做官，一样的贪爱富贵，一样的有妻子儿女，一样的有房屋，一样的有朋友，一样的同朋友来往。你哪一件胜过我？为什么你独有学可讲，独有许多‘不容已’处！……你同我完全一样，只有一件不相同，那就是你是一个大官。”李贽尖刻地讥刺耿定向说：“学问不论官的大小，不会因为官做得大，学问一定就高，要不然古代的孔孟就不敢开口了。”信里还指出，耿定向同普通人一样，买田地，置房产，读书考功名，做官求地位，谋求好风水，希望子孙有福。种种日常生活，都是为自己的身家打算，没有一毫一厘为别人打算的。可是一开口谈道学，就说，你们为的是自己，我为的是大家，你们是自私自利，我为的是有利于别人。我一忽儿怜悯东邻没有饭吃，一忽儿又想到西邻没有衣穿，等等。李贽说，把你的言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我们看到了无数的英雄豪杰，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

行细细考察，就发现你的言行很不一致。你的言行，还不如市镇上和田野里的普通人。他们做着这件事，就说着这件事，做生意的就说做生意的事，种地的就说种地的事。而你，明明想念高官厚禄，想做到三品二品，博得光宗耀祖，这才是你的真的“不容已”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的思想。但是，你却把这真实的思想掩盖起来，你虚伪地说：“我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才做官的，我是以先知先觉来要求自己的。”这种话不是你的真实的“不容已”思想。

李贽对耿定向的尖锐批评，实质是对当时许多假道学的鞭挞，具有反道学的战斗意义。在封建社会，对一个大官，对一个道学家的代表者，写这样坦率的批评信，是很勇敢的行为。如果不是对道学家在思想感情上有深刻的痛恨，是写不出这样的信来的。

麻城龙湖，是一个幽静偏僻的山区，在麻城东三十里左右。多雨的季节，那里有许多支瀑布从万山高处奔流而下，声如雷鸣。瀑布倾泻在龙湖里，撞在湖里的石头上，激成一个十多丈深的绿潭。潭底石头隐隐，从湖面望下去，好像有一条龙躺在里面似的。湖的中心，有一座小岛，长满了青翠的树木，还建筑有一座朱红色的楼阁，远远望去，十分美丽。湖的东北岸，就是李贽隐居的芝佛院。芝佛院背山临水，登楼纵目，就可以看到光州（今河南潢川县）、黄州（今湖北黄冈县）的许多山，像屏风一样高高地四面环立着。山外还有山，一重一重不知有多少重，只看见满眼青绿。龙湖没有陆路通外面，只有水路。但是四周的河流很浅，外面也很少有船来。天旱的时候，龙湖里的水也是很浅的。

李贽在这样一个僻静的山区住下来，完全过着隐居著述



的生活。从此，一住几乎二十年。在这二十年里，每天同他接触的，只有几个和尚。李贽自述这段生活说：“不论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，只有和尚。不论休息也好，吃饭也好，只有和尚。不知不觉就这样过了将近二十年。我也忘了这地方是湖北，我这个人孤零零的一个，我的年龄老了，我的胡须完全白了，我的头发完全秃了。”

有时候，有几个朋友来看他，这些人是周友山、丘坦之、杨定见等。来了之后，每天在屋子里读书研究，有时候讨论问题，有说有笑。李贽的话很深刻，很有风趣，听了令人发笑，但是，也令人感到有一股冰凉的冷气，刺人骨髓，耐人寻味。

有时候，李贽不喜欢的一些人来了，略为谈了谈，李贽就请他远远地坐在一边。他说，他讨厌这些人的臭味。

李贽所读的书，都亲笔抄写，装订成很精致的本子。他抄写的书，范围很广，有历史，有辞赋，有诗歌，有戏曲等等。抄书用的纸，都是很洁白的上好纸张，写上极工整的小字。写好后，再用朱笔逐字逐句校对，有的地方，批注了自己的意见。

李贽很爱清洁，一天几次扫地。衣服洗得很干净。经常洗脸、洗澡。走进他的屋子，觉得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。有一年夏天，天气很闷热，头发里有了汗垢，他就把头发剃光了。那时候，只有和尚剃光头，叫做落发。李贽落了发，许多痛恨他的道学先生就借此造谣，称他为“异端”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不能再算是孔子的信徒。李贽自己也就自称为“和尚”，表示与封建礼教一刀两断。

李贽写了两首诗，描写他在龙湖的隐居生活。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李贽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。

十卷楞（通早棱）严万古心，

春风是处有知音。

即看湖上花开日，

人自纵横水自深。

十卷楞严经，蕴藏着不朽的精神，

春风在吹拂，我到处可以找到知音。

今天，龙湖的花呀，正开得美丽，

请看呀，人多么自在，水多么清深。

若为追欢悦世人，

空劳皮骨损精神。

年来寂寞从人谏，

只有疏狂一老身。

谁愿意媚悦那些大人先生，

劳累了皮骨，又耗损了精神。

这些年来呀，任从别人笑骂，

在寂寞的山中，只有我这个不守礼法的狂放的老身。

但是，李贽的隐居生活并不是平静的。他对道学家的斗争，更为深刻和激烈了。即使在他读书著述的过程中，也充满了对古文献的审查批判精神，而这，也处处触动封建社会的疮疤，使道学家感到头痛，因而，激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的波澜。李贽的无情的笔锋，引起万丈波澜，冲击着道学家建筑起来的礼教堤防；随着，封建统治者使用卑劣的手段，一步加紧一步地迫害这位无畏的战士，直到把他害死为止。

在将近二十年的龙湖隐居生活里，李贽完成了大量著作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《焚书》和《藏书》。



万历十八年（~~明~~隆庆四年），《焚书》在麻城出版。这是一部惊动一时的著作。书的内容，是李贽写作的一些书信、论文和诗歌。为什么叫《焚书》呢？李贽自己说：“书中所说的话，颇能击中当代道学家的要害，因此，必然要遭到他们的反扑，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的迫害我，所以应该把它烧掉。称为“焚书”，就是说，应该“焚而弃之，不可留也。”既然应该烧掉，那又为什么出版呢？李贽说，所以要烧掉，因为它为人们所听不进，是逆耳之言；所以要出版，因为它又为人们所欢迎，深深地打动了人心。说了逆耳之言，必然有杀身之祸，当然很可怕。但是我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，只要我的书能够打动人心，为人所欢迎，那么人们也会了解我。我希望有人了解我，所以还是出版了。

李贽已经预料到，《焚书》的出版，会发生巨大的反响。

《焚书》里发表了给耿定向的七封信，那封万言长信《答耿司寇》也在内。这是耿定向万万料不到的。也是许多道学家万万料不到的。因为把这种书信发表出来，等于给耿定向这一批假道学家作一画像，把他们的一切丑态，都如实地描画出来了。这仿佛在封建社会的黑夜里，烧起了一堆熊熊烈火，使躲藏在黑暗中的牛鬼蛇神显现了原形。

《焚书》的出版，是极其大胆的行动，使耿定向等假道学家们感到十分震惊，他们狂怒起来。耿定向马上写了一封叫《求惩书》的公开信，进行反噬（~~深~~），诬蔑李贽对他的揭露是诽谤，动员他的学生们向李贽反扑。于是，耿定向的学生蔡毅中写了一部《焚书辨》，一方面替耿定向妆金抹粉，一方面同李贽展开论战。耿定向希望通过这些手法，混淆黑白，欺骗人们。



中华上下五千年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李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。

耿定向的卑劣行为还不止此。他还编造了许多谣言，诬蔑李贽，说李贽狎妓，引诱良家女子，还说李贽是“妖人”，是“左道惑众”，蓄意要“造反”。耿定向想借用封建社会的政治力量杀害李贽。有一次，李贽到武昌黄鹤楼游览，耿定向指使他的同伙，大声叫喊，辱骂李贽是“左道妖人”，声势汹汹地要殴打李贽。

李贽和耿定向的这种斗争，就是反道学思想和道学思想的斗争。道学家们斗不过，就对李贽进行政治迫害。斗争是十分尖锐的。在这一番斗争里，胜利属于李贽。当时有名的文学家袁中道，赞美这部《焚书》说，在暴风雨的时候，面对着长江里的汹涌的波涛，读这一部《焚书》，一定会赞美作者的思想，钦佩作者的才华，感到他的笔锋是如此的锐利。至于道学家对他的诬蔑，那只等于癞蛤蟆嘴里吐出的粪秽。

香花和粪秽，毕竟完全不同。在封建社会深黑的长夜里，明眼人是看得这样的清楚。

万历二十七年（~~1600~~1601年），李贽的另一部著作《藏书》六十八卷，在南京出版。这是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，记载了从战国到元朝末年的历史，一共有八百多篇传记。李贽用反传统的独到的见解，评论了许多历史人物。

李贽认为：从汉朝以后，一千多年来，历史上没有什么是非。其实并不是没有是非，而是大家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，结果等于没有是非。李贽现在给千古人物评定是非，可以说是李贽一个人的是非，也可以说是千百年来最公正的是非。因此，在这部《藏书》里，李贽做了许多翻案文章。有许多人，历来被认为是英雄，但是在李贽的笔下被写成了软

